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趙太祖三下南唐 第四回 落魄羅連擒敵將 風火扇驚退宋軍

詩曰：萬人關易有奇能，擒縱隨心號妖僧。
個個英雄難用武，牢籠何日脫韃鷹。

當時余鴻將宋太祖罵辱一番，太祖又驚又惱，大喝：“何方野道，出此惡逆大言。”喝令左右放箭，城上數千弓矢手，紛紛前如雨點打下。余鴻一見，冷笑曰：“勿道幾枝小矢，即萬刃刀山，貧道豈於懷。”口中念念有詞，祇見矢到飛開，並無半點沾身。當時宋將人人忿怒，見道人大言惡罵，惱了石守信，請旨殺下城，以擒妖道。高元帥曰：“石將軍，妖道來者不善，善者不來，猶恐妖道有妖法傷人，戰勝不可窮追，須要小心提防為上也。”石先鋒領令，帶鐵甲軍五千，放炮出城，渡濠橋，飛馬大喝：“妖道看刀！”大刀劈下，余鴻茶條杖架開。暗想此將英勇，定然宋之有名也。祇見他惡狼不通名姓，大刀亂砍，祇得招架。十合上下，將條杖一晃，扭轉梅花鹿，一連打三鞭，退下數步，取出一寶，名落魄羅，對著石守信一擊，響振喧天，石將軍不覺墜下馬，人事不省，由南唐兵拖去拿下。

宋太祖城上看見大驚。有剛谷侯史圭大怒曰：“可惱妖道，戰不過，用妖術拿人，好猖狂也！”復請旨出馬。太祖曰：“不可，妖道有邪術拿人，怎能以力勝他！”高元帥也勸止之，史圭不聽，飛馬殺出城外，大喝：“妖道，本事平常，專恃妖術傷人，若不還我石河陽侯，將汝命送在本侯槍尖之上。”余鴻冷笑曰：“宋將好不識時務也！我主唐王，乃真命之主，自高祖開基三百餘年。豈料汝宋王不明天意，恃卻兵強將勇，無故加兵於我金陵，殺我喬元帥，攻破界牌關，好生猖獗，前起兵又殺我大將軍劉仁贍，祇道天下無敵。豈知今日自投羅網，興兵深入，困在我境孤城，諒汝君臣插翅難飛也。倘知天命者，回城對宋君言知，書下降表稱臣，放爾君臣回國，如若逞強執迷不悟，即見十萬性命休望生還，豈獨活擒爾石守信一人也。”史圭聽了余鴻一席強言，氣火燒天，怒聲如雷，喝聲：“妖道胡說，看槍！”把長矛照面上刺去。余鴻知他兇狠，茶條杖不上十合迎沖，將梅花鹿扭轉，向本陣營奔走，史圭怒氣不息，拍馬追趕上，落魄羅一響，史圭落馬又被捉拿，有軍士捆綁入唐營去了。有太原王國舅曹彬不忿，帶怒出馬，仍被余鴻拿去。

此日，南唐主見余軍師一日之間，連連拿捉了宋朝三員上將回城，好生喜悅，對著眾將文臣等曰：“余軍師有此法高強，一刻生擒了宋邦三員猛將，且困圍了宋軍，觀此，何難滅宋以興復孤大唐天下，再整李氏江山？”諸文武皆稱善，賀我主得人佐弼當興。

卻說宋太祖此日一連失了三將，心頭納悶，祇得命人閉守城池，不準別將復出。次日，唐兵又到城下罵戰，有把守城軍士入報，高元帥大怒：“可惱妖道擒卻我三將，又來城下猖狂，若不親臨出敵，反被妖道所輕，待臣今出城與此逆道拼個死生。”太祖曰：“非言勇戰可以對此妖道，若論駙馬槍法，天下無其匹，奈何妖道以邪術弄人，即卸馬被擒，今失去史、曹、石三將，他並非欠能被捉的，汝所共睹。今三將失陷，朕心實憂之。但汝為三軍之主，朕之首託，豈可輕躁而出，以迎妖道之鋒乎！萬一有失，朕倚向何人護駕，三軍那人主持？駙馬且忍，暫發出免戰，決策於軍師，解救三將為上。”高元帥曰：“臣為督師主帥之任，今日妖道逞強，羞辱主上，連擒三將，恥辱太甚。他雖有妖術傷人，臣何懼之？藉陛下洪福，必要出敵，殺卻妖道，纔得恨消。”語畢上馬提槍，帶兵一萬，放炮開城，殺出弔橋。大喝：“妖道來祭本藩之槍尖。”

當時余鴻正討戰之間，祇聞城中炮響轟天，沖出一枝軍馬，盔明甲亮，一杆大纛旗高懸，一將銀盔雪甲，手執丈八長槍，面如銀盆，三絳清鬚，年方四十上下，真乃生得威風凜凜的福相。余鴻一見，諒得此將是東平王高懷德。祇暗暗稱頌曰：“怪不得趙宋功勞魁首，沙場破敵班頭。”遂將梅花鹿一拍上前，茶條杖一指，喝聲：“宋將通報名來以受死！”高元帥大喝聲：“妖道不知天命可畏，妄唆一隅弱主，致動干戈，傷害生靈，罪逆難逃，方知後悔。倘知醒悟者，速回與唐主，誠命謝罪稱臣，罪尚可免。不然一隅土地踏平，萬眾遭殃。吾乃宋主駕下東平王高懷德也。惟獨妖道不知大名麼？”余鴻冷笑一聲曰：“山人知汝是宋君之膽，今遇山人，祇恐往日功勞，一旦付於流水，休得望活。”語罷，一茶杖打去，高元帥長槍架開，余鴻倒退梅花鹿數步，雙手振疼，已知高元帥本領高強，難以力敵，發打腳奔走。高元帥一想：妖道邪物傷人，即拿下，倘若追趕去，又陷於妖道之手，蹈卻三將之轍，即竟勒馬不追。

余鴻回頭暗罵一聲，好狡猾的高懷德也，他住馬不趕，難道今便由爾逃脫不成，祇得扭回神鹿一拍，近取出落魄羅，對高元帥連連響擊，元帥不覺一發昏迷，已是人事不醒了。即刻墜於塵埃，宋兵追救不及，已被南唐鐵甲軍拖拿入城中。宋兵大驚，奔回城。余鴻戒殺不追，鳴金收兵。進奏銀鑾殿，有唐主李煜聞報大喜，想來余軍師果然法力高強，一連拿捉敵將四人，且高懷德乃宋邦主帥，今已被拿，大唐天下指日可恢復了。

住語唐城內大張筵宴賀功。再言宋太祖在城中聞報，高元帥又被余鴻擒去，嚇得大驚失色，一心苦惱，眾將士安慰一番。太祖開言曰：“朕自興兵以來，賴眾將兵之力，創得江山，今已四方頗得平寧，土宇已當平服。今祇有金陵偽唐主，以一掌弱弱之土，橫梗不服賓王，朕於萬不得已用兵，不料南唐有此妖道，用術拿去四將，頃刻敗兵，眼見得江山難保。倘若返戈低下以求乞南唐，豈不喪辱開基偉業，老恥千秋！眾卿家有何良謀以解此危厄，方免主憂臣辱也。”有苗軍師奏上：“我主龍心且安，自古兵家勝敗無常，我大宋承運開基，上天垂象，真主御世，李煜乃偽唐一孤，豈能再興？況周文王尚有囚於羑里之日，漢光武還逢困於昆陽，後皆脫難，死中得活，以成帝業。今四將被拿，諒區區南唐不敢加害，我主放開龍心，但想來此空城，中其奸計難以孤駐，不若趁此唐人得勝，少懈攻城，我等盡將本部人馬趁勢沖出此孤城，離此火坑。待聖駕回朝，臣文武等仍再行征討，以決雌雄。以天下全土之盛，難道反倒傾於小小一隅哉？今祇早退方為勝算也。”太祖聞言，祇得依奏。

次早五更時候，各軍將士飽用餐膳，苗軍師傳令，武將張光遠、羅彥威、羅彥釗、顧加進、王彥升、陳青、張英等一班文武將士，及三王四侯九門節度使，一齊上馬提刀，帶了大小三軍，擁護趙太祖，紛紛殺出南城。

再說唐城中余鴻道人神佔一課，已知宋人保太祖逃走出壽州回朝之意，想他乃宋朝開基受命之主，不能禍及真命之君，不過奉師之命，下山將他圍困迫罰，以警其殺戮功臣之過，勒他與唐主講和，兩相罷兵，亦可報唐主恩遇之隆，豈可妄然傷他將士。主意一定，辭過唐主，出到南城，取出風火扇，除了火記，對著大宋軍伍中連連數扇，狂風嗖嗖大作，呼呼響報，已將宋邦軍隊人人吹起，已是身不由主，立足不定，不能住步，人人退後被吹回，個個打歸入城中。當日苗軍師也知妖道用著邪法，借此風勢吹打回城，亦無可奈何，祇得吩咐眾軍將四城緊守防禦，仍入牢籠。宋太祖驚心，日日不樂，眾文武人人切齒。忿恨妖道，一刻難消，此日不奉。（關）